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二十四回 受真傳能飛寶劍

詩曰：真傳寶劍擲空飛，一道寒光去不違。陣上敵人驚破膽，果然神勇運元機。

話說王少甫殺退赫連漢，又戰了十餘位英雄。然後走出一個使飛刀的，也被王華用錦索縛住放去。再問三聲，早已無人答應。台上元天子龍心大悅，忙問道：怎的王少甫也有神術麼？竟會百步拿人。熊浩跪下奏道：臣與王華曾在黃鶴山兩年學藝，至於奇門遁甲，也略知一二。此行徵東深可剿滅朝鮮，以報陛下矣。元帝大悅。當下又選了一名赫英南，係蒙古部人氏。亦能中箭二枝，舉鼎三轉，遂排在鼎甲之內。其餘眾人也有能舉不能射的，能射不能舉的，這也不須細表。於是天子傳命，召平江王少甫聽封。

少年豪傑喜非常，獨點高魁拜聖皇。口謝皇恩聲款款，身搖劍佩響鏘鏘。九重天子龍心喜，叫一聲，英勇無雙年少郎。朕慮朝鮮難剿滅，多虧了，薦賢治國顯明堂。當朝掛榜招賢士，喜英雄，獨佔高標在教場。欽賜賢卿為任重，爾須當，盡心竭力保封光。

王華聽者：朕封爾為欽賜第一甲第一名武狀元，掌管兵馬天下都招討，即日點兵下朝鮮征戰。如能奏凱還朝，自當再加陞賞。

少甫三呼謝聖恩，胸懸金印顯精神。劉侯起執紅袍袖，連贊英雄三兩聲。慚愧老夫年已邁，不能為國破邊兵。願祈早滅朝鮮國。老夫的，品職公侯讓與君。招討元戎稱豈敢，不才晚輩怎叨尊。此行無望功名遠，我但將，赤膽忠氣報聖明。司馬欣然連說是，願年兄，但存一念感天恩。朝廷座上龍顏喜，又喚平江熊浩名。欽點英才為榜眼，先鋒虎翼大將軍。英雄再拜方才退，銀印懸胸凜凜神。天子座中重降旨，赫英南，探花及弟共隨徵。外加龍躍將軍職，鼎甲三名一體尊。餘者悉皆同效力，班師之日再加恩。一聲旨下人心悅，眾英雄，齊拜高台謝聖恩。元帝成宗傳起駕，繡鑾一走眾隨行。王華率領諸英傑，跪送君皇入禁城。天子歸宮官宰散，王元帥，弟兄並馬一齊行。這一個，喜將寶帶親銀印；那一個，笑挺金盔蕩赤纓。壯志衝空威凜凜，英姿蓋世貌精神。丁宜李猛同隨後，耀武揚威一路行。到寓卸裝同用膳，主人蔡姓賀慇懃。弟兄對酌三杯酒，王少甫，歎息連聲抱歉深。兄有言詞相讓，故而放膽逞微能。朝廷欽點都招討，到後來，軍禮端嚴要屈兄。何若適才君作先，弟兄聽令正該應。王君言訖眉頭皺，熊浩聞聽笑兩聲。賢弟剛明何出此，我和你，世間客套不須雲。軍中大禮應該受，賞罰從來不論親。何況其，賢弟身當多少事；爾若是，不為主帥令難行。皇甫既拜都招討，正好方才救父親。此事並非相讓你，原是我，平生武藝不如君。從今謹慎隨元帥，沒有差遲莫怨輕。爾欲留情全友義，人云縱法欠公平。願君千里傳名望，以見英雄出將門。少甫欠身稱受教，恩兄明訓謹依聽。此時膳罷餘無事，王元帥，念及吹台山上情。若不招安同出戰，耽誤了，勇娥姐姐救嚴親。不如今日先修本，好待明朝奏聖君。若得九重依允奏，大家並力破邊兵。軍功一立嚴親轉，忠孝雙全也有名。少甫皇君心自想，正思寫本又沉吟。啊呀且住，上本陳情未必全，朝中現在有權奸。不惟急切難批發，還怕劉侯暗進言。他若君前相攔阻，吹台豈可再招安？不如面奏當今主，務懇朝廷降旨宣。少甫王君存主意，立傳老僕呂忠言。明朝五鼓黎明候，要向金門奏事緣。一覺醒時須早起，用完飯食去朝天。呂忠階下連響應，主僕齊齊收拾眠。半夜時光容易過，早聞雞唱在鄰園。王華冠帶趨金闕，舞蹈揚塵在聖前。天子一觀心甚喜，問聲今日奏何端？徵東元帥三稽首，俯伏金鑾殿上言。陛下啊，小臣初進愧無能，惟在東征盡此心。慮及吹台山下事，試籌一策達天廷。臣同熊浩來應募，路過溫州遇賊兵。臣欲暗窺山內勢，於中取事破強人。因而不展平生藝，束手低頭佯被擒。卻入山中詳細底，卻原來，為頭草寇亦良人。總兵衛煥親生子，改姓稱韋勇達名。只為抄家無倚靠，出逃山野做強人。長華母女同居住，未有圖王定霸心。兵馬雖招三四萬，意中本欲下邊庭。他雲破得朝鮮國，救父回來訴屈情。恐犯關津傷守將，故而不敢出兵行。天兵屢次加征剿，無奈交鋒非本心。今遇招賢如此便，韋勇達，托臣轉奏聖明君。皇恩若肯開勇達，情願投降助大兵。得勝班師朝帝闕，一齊請罪謝明君。臣思此事非虛妄，伏望吾皇體下臣。現在朝鮮猶未定，豈堪草寇復縱橫。天恩旨招安畢，內既調和外亦平。果真投降言不假，自然竭力盡辛勤。彼如伏起圖謀意，軍任施行尚有臣。不識龍心垂准否，恭聽旨下即尊行。王華奏罷伏金鑾，帝王聞言不肯寬。

啊呀王招討，此事不能准奏！

吹台草寇勢滔天，他把皇朝當等閒。連敗吾兵難悉數，現擒國舅在山間。無名不聚還堪怨，卻原來，竟是降臣衛煥男。根本全忘真可恨，爺兒同叛實堪慚。總然我國無良將，也不用，草寇相幫定遠邊。當若班師回朝日，兩功並立出征山。招安一事休提起，朕不輕將國法寬。天子言完顏色變，王華再拜伏庭前。陛下啊，怨臣冒瀆乞寬容，如若招安必立功。況復僧君和國舅，俱皆善待在山中。出於無奈方交戰，豈有個，臣子忘恩德不忠？皇甫長華神妙術，他卻受，九天玄女得真功。彼如同下朝鮮國，管保昇平旦夕中。用武之時言不得，還當招取共徵東。君皇見奏沉吟久，一皺龍眉變聖容。

嗯！王華，爾莫非是吹台的細作，故此苦苦哀求，要在就中取事麼？

招討王華不敢雲，連連稽首跪形廷。微臣現任平江縣，豈是吹台山上人？此策無非先治內，吾皇不肯亦當行。成宗天子微微笑，且待他們議此情。部內若然言可准，朕躬一概再依聽。出師已定休遲緩，就在今春廿四辰。征伐事情乾重大，招安小節莫多雲。朝廷不准王華奏，招討元戎退午門。上馬揚鞭思轉寓，沉吟欲謝老師恩。回騎一直沿街道，竟至梁公丞相門。二十黃金為贄見，白銀八兩贈司門。門公歡喜忙通報，恰遇熊君也在庭。司馬一聲來請見，王華隨後即登廳。雙招袍袖深施禮，下拜尚書鄺大人。感荷取攜垂顧盼，便承祈詔拜將軍。此番得勝班師轉，犬馬當報莫大恩。年少尚書稱不敢，這都是，聖朝有福出賢臣。下官年少居高位，慚愧無才辦重情。一殿稱臣無彼此，況且我，青年未可論師生。從今相見行常禮，君亦安來我亦寧。司馬言完同下拜，王華深感老師恩。少年富貴無驕傲，真正尊賢重士人。欠體便煩傾卜進，內堂師母請安寧。家僮榮發相傳稟，鄺尚書，便叫門生坐定身。一道香茶方遞過，少年司馬就開聲。

啊王華兄，聞得你進朝見駕，有什麼要事奏聞？

徵東招討欠身軀，所奏情由細告稟。皇上欲批該部議，全憑要，回天之功此軍機。老師若說非高策，明日從容解上疑。天子相情為細作，令門生，如何服束統乾騎？恩師會議祈垂念，感佩深恩山海齊。司馬聞言微點首，皺眉仰首大長吁。

啊年兄，此奏無差，何故朝廷不准？

既然如此也無妨，明日吾當諫聖皇。宣撫吹台諸草寇，正可以，同心共力下番邦。調和內外真奇策，這分明，又出陳平張子房。我說九州多俊傑，果然英士出平江。此番兵下朝鮮國，一定是，馬到成功滅外邦。司馬言完容甚悅，王華連說感恩光。老師青目門生幸，惟有捐軀報聖王。熊浩欠身言正是，門生輩，有何才德受稱揚。高廳正在談軍政，卻值那，梁府千金屏後張。

話說王少甫相煩入內請安。梁素華已知王華在外，便同著柳柔娘出來偷看。

一邊說笑一邊行，曲繞迴廊到外廳。緩緩惟窺衫袖掩，輕輕不覺佩環鳴。錦屏半掩凝秋水，畫檻微開當翠裙。認得分明觀得切，素華小姐喜還驚。微微一笑櫻桃綻，脈脈春情柳葉顰。口不明言心自想，果然正是那郎君。風流如是原無改，光彩添新更出群。憶昔當年曾一面，深嗟此日隔三春。今朝復見郎君貌，好教我，這段相思撥不平。啊唷郎君呀，兩地幽情尚未通，無非是，花前訂約夢魂中。奴為你，夜寒鴛枕愁千縷；奴為你，春曉鸞衾恨萬重。奴為你，一念沉沉忘飲食；奴為你，終朝脈脈瘦形容。奴為你，片心日托耶耶夢；奴為你，貞節無虧誥命榮。奴為你，身縶綺樓惟一死；奴為你，路逢官眷又追蹤。可憐受盡千般苦，今日偷窺見面存。

咳皇甫芝田呀！

相思還恐是單思，今日無情我不知。況且千金為顯職，歸宗複姓費支持。若然小姐心偏向，這段良緣總廢之。鳳為鸞交於甚日？洞房花燭在何時？春光虛度心還可，怕只怕，鏡裡飛霜上鬢絲。咳天呀，願祈早合好姻緣，免使匆匆誤少年。今日相逢情更切，令奴無計解魔纏。素華小姐心中亂，不忍回身又細觀。柳氏柔娘連喝，狀元榜眼是青年。老爺何故回全禮，現做師尊有甚

謙。小姐低言談如此，行無驕傲免人談。正然私語偷窺處，忽見相辭到外邊。司馬抬身親送出，移時回轉到廳前。姨娘小姐同回步，笑語低低繞曲欄。同到裡邊廷內坐，綠窗花影伴閒談。少時司馬掀簾入，竟欲看書滿架翻。小姐問聲尋甚物？尚書說，不知《史記》在何邊？原非緊要消閒覽，多應是，還在書箱裡面存。言訖便於旁榻坐，侍兒茶送到尊前。尚書飲罷開言道，可曉門生說請安？未識方才誰竊探，微微慚下露裙邊。夫人笑說非奴婢，我等同行屏後看。兩個門生盡少年，此番選拔得英賢。柔娘因見夫妻語，只得相辭轉後邊。梁氏素華留不住，緩行數步送嬋娟。回身走近沉香榻，手按香肩附耳言：我已偷窺王少甫，果然相像十分全。他如得勝班師轉，但不知，小姐心中是怎般？司馬開言低說好，難得他，奮身應募上長安。咳賢妹呀，你有真心不可更，自然宿願要完成。至於射柳姻緣事，且待他時慢慢論。況且為官干係重，假妝之罪是欺君。若言我意如何樣？卻有些，不欲於歸皇甫門。慢道仁明天子怒，況兼是，老師怎樣嫁門生？尚書言訖微微笑，梁氏千金不便雲。心願未完情脈脈，十分調帳意沉沉。次朝司馬趨金殿，會合廷臣議事情。國丈劉侯俱在座，大家同議奏明君。諸官尚在含糊際，鄺明堂，獨保王華計可行。如若吹台非實意，臣門合眷盡遭刑。劉侯也在朝前奏，伏乞君王準此情。招安一事非不可，裡邊定則外邊寧。臣兒奎壁遭擒獲，這一來，已死之人可復生。倘若吹台萌歹意，班師回國就施行。強人縱有滔天膽，那其間，要脫身時難脫身。目下招安無大礙，後來殺剛在龍心。伏祈陛下詳其理，這件事，只可施為不可停。國丈奏完連頓首，元天子，登時應允降綸音。

話說元帝准奏，立刻發下一道招安的聖諭，敕封韋寨主為右先鋒，與熊浩協同辦事。皇甫長華為靖國將軍。標下許扯孝女兵的旗號。餘下俱待班師之後，免罪升賞。即差部員齎詔宣撫吹台。鄺尚書退朝回府，立刻相請王少甫進衙，面道其故。王華感激不盡，忙差李猛丁宜二人隨著欵差同往。又寫了一封書札，令胞姊預先準備小心迎接聖旨，不必到京會合，一直竟往山東便了。兩家人奉命收拾上路不提。再說王少甫廿一日黎明時候，即在太和殿拜將。代駕行禮的是國丈劉侯。

招討王君進殿來，劉侯起接立當階。元戎退步垂袍袖，九叩三參望御台。先拜朝廷方入座，盤龍交椅逞英才。蟒袍金印原非俗，玉面珠庭品絕佳。端座太和殿內，這一些，英風壯氣果奇哉。居中坐下五招討，國丈劉侯承敕來。但見他，掛胸象簡紫羅袍，白面長鬚品格高。救命端嚴雙拱手，■環搖曳半垂腰。朝靴踏地花磚響，蟒袖臨風瑞彩飄。一近玉階行六禮，四雙八拜賀英豪。願將軍，旗開得勝平外國；願將軍，馬到成功轉聖朝。願將軍，丹鳳樓前功德重；願將軍，麒麟閣上姓名標。願將軍，掃清世界門排戟；願將軍，安綏山河手伏刀。此去王師惟大勝，好待那，君王永坐太平朝。劉侯拜罷抽身起，手內軍符舉得高。元帥端然承敕命，下階雙跪一撩袍。

願吾主萬歲萬萬歲！臣王華既授兵符敕印，重任高恩，敢不竭力盡心，取一個班師奏凱！

拜罷抽身喜氣揚，手擎御敕貌堂堂。端然施禮參劉捷，說道是，有屈君侯罪莫當。國丈笑言天子命，老夫理合代君王。小兒被獲元音信，還要元戎作主張。如見吹台強寇面，可將奎壁放回鄉。倘蒙見愛憑留用，若道無才竟遣回。本爵得逢奎壁面，生生世世佩恩光。劉侯言訖容悽慘，招討聽完亦感傷。欠體聲稱曉得，君侯不說也應當。王君言訖離金殿，捧敕人員先放將。隊隊旌旗掛馬進，紛紛執事過街坊。黃羅傘罩都元帥，八面威風分外強。一直乘騎臨寓所，熊君跪道啟端詳。

元帥在上，末將先鋒熊浩迎接招討爺的大駕，在馬前叩頭。

王帥凝眸又見兄，登時馬上變形容。慌忙欲下龍駒馬，勉強強歡把體躬。救命在身難答禮，今朝真正屈恩兄。先鋒伏地稱元帥，末將應當拜總戎。執事三軍須服你，望祈不必念盟兄。言完上馬相隨走，全沒些微不忍容。少甫王君同轉寓，紛紛打點出京中。次朝廿二撥兵馬，選就兒郎十萬雄。旗號鮮明盔甲亮，真個是，兵精糧足好徵東。什三早日忙冠帶，要別尚書鄺少公。一到相衙人人報，鄺司馬，降階迎接小元戎。

話說鄺司馬降階迎接，一見了王元帥，心中甚喜，慌忙拱手道：年兄恭喜了，此行大吉，一定班師。王招討到地一參道：謝老師的金口。

言完相讓入高廳，禮罷分賓坐定身。年少尚書心慘切，強含喜笑就開聲。下官奏請招賢士，願則願，有志英雄定太平。可喜年兄來應募，教場獨佔狀元名。天恩御賜兵符敕，執掌三軍要小心。賞罰分明隨大體，恩威並用得人情。驕兵必敗從來說，王者之師自古雲。如若朝鮮人既服，年兄呀，不須剿滅許求成。蒼生慘殺天公怒，似這等，才謂安邦定國人。願乞年兄存此念，惜民愛士作賢臣。再兼若輩吹台主，爾須當，善化其人盡赤心。我把合家相保奏，休教干涉各遭刑。朝廷既赦彌天罪，臣子須當盡報恩。如若再生山野性，當不得，下官合眷要損身。再須開導亭山女，叫他把，倫理綱常想一巡。父在番邦須急救，家為反叛豈安寧？縱然懷抱沉冤屈，也須來，天子之前辨個明。皇上天恩原不淺，這無非，朝綱不靜有奸臣。如今既受招安命，須要隨營竭力徵。此語年兄須轉致，須知我，合家性命保他們。尚書言訖長吁氣，招討王君欠欠身。

是，謝恩師明訓，門生敢不當心。

老師當位秉忠賢，天下之人盡仰瞻。皇甫長華韋勇達，自然感戴順招安。門生謹領恩師訓，惟願成功得凱旋。司馬相留呼擺宴，今朝預作慶功筵。王君亦有延留意，遂在槐軒共坐談。招討敬師如敬父，慇懃談笑敘心田。少年司馬觀情況，不覺心中也動憐。幾度凝眸窺少甫，數番俯首想姻緣。情義相關心不捨，音容對面意何安？只因為，女身節操師生禮，鄺尚書，隱忍幽情不忍言。少刻外廳筵席備，一同入座列杯盤。珍饈似錦般般盛，美酒如漿盞盞鮮。司馬慇懃頻遜上，元戎沉醉要辭還。躬身八拜塵埃地，難捨難分淚欲漣。恩師啊，門生就此即辭行，惟願班師再謝恩。教訓良言當謹記，老師珍重都在門。王君言訖容悽慘，司馬聞言更痛心。回禮完時微舉手，連稱恭喜二三聲。年兄呀，下官今日送車騎，願爾班師轉帝京。馬到成功平外國，旗開得勝脫征衣。凱歌一起朝天關，那其間，我與年兄又共言。言訖長吁容慘淡，竟不覺，秋波將欲淚沾衣。元戎亦是頻留戀，惟共恩師訴別離。勉強躬身相告退，明堂送出更依依。王華再四稱回步，鄺司馬，相送元戎上了駒。回到聽槐軒內坐，止不住，偷彈珠淚暗嗟呀。

咳，怎生是好？

雖然令彼己身榮，知道長征可立功？如若有些差失處，倒是我，將他送入火坑中。願天保佑班師轉，不枉吾心用苦功。按下明堂心暗想，且言元帥與先鋒。行時已備諸般畢，五鼓方敲忙即起。王元帥，全身披掛顯英雄。頂盔貫甲神威烈，掉戟乘駒壯氣洪。部下將官來伺候，王元帥，滔滔直到教場中。

話說王招討一到教場，立刻祭旗起兵。前走的是虎翼大將軍先鋒熊浩，後走的是龍躍大將軍探花郝英南，居中一位掌兵符懸寶印統轄五營防哨的就是天下都招討王華。這一隊人馬曉行夜住，直下山東。

招討王君統大兵，滔滔一直向東行。軍容整肅真名將，法令嚴明果俊英。處斬無私存大體，秋毫不犯借黎民。三千純孝圖新志，一片精忠報國心。招討提兵來救父，壯懷激烈攝精神。此番兵下朝鮮國，吾好把，叛逆之名洗洗清。

啊，爹爹啊！

三年被獲在番邦，死活無聞好痛傷。今日孩兒提兵馬，願則願，有朝晤面訴離腸。倘然父有差池處，我王華，大破朝鮮一外邦。元帥行營心憤恨，驅兵趨路下東方。不言招討與兵馬，且表欵差出帝鄉。一到溫州飛遣報，丁宜李猛上山岡。

話說丁宜李猛，先奉著王招討的書禮，飛馬上山知會。皇甫長華拆開看了手札，就知胞弟奪印徵東，請旨招安同去。不覺心中大喜，與母親說知，到聚義廳商量迎接。

寨主韋君見報言，悲歡交集坐銀鑾。紛紛豪傑齊參見，韋大王，乘手當胸叫眾賢。我等俱皆元朝士，只不過，英雄未遇處高山。況兼一脈吹台地，根本全無取事難。今日欵差來降詔，倒不如，大家並意順招安。洗清幾載塵埃念，乾立今朝忠孝言。破得番邦歸帝下，自然是，蟒袍玉帶伴龍顏。如其不受朝廷命，似這等，強盜名兒萬古傳。未識諸君同志否，欵差已到不遲延。一班豪傑齊響應，情願相從順大元。頭目單洪心不服，一聲高叫震銀鑾。

啊，寨主韋君呀！爾是怎生主意？

好好居山數載多，招兵買馬已稱孤。若然殺進長安去，伯甚麼，錦繡江山不讓吾。事已將成重改悔，眾人指望一些無。還愁宜撫非真意，勸大王，不可輕身入網羅。整頓精神圖霸業，安排人馬破皇都。果然一統江山定，方顯男兒大丈夫。伏乞主公詳此理，單洪所見是如何。韋君一聽重重怒，手扶御案往下呼。

噫！單洪頭目，爾道的是什麼言辭！

皇恩浩蕩恕前愆，正可忠心報聖顏。若是將軍如此說，莫不是，大家依舊在高山？大王言罷微微笑，叫一聲，諸位英雄快上前。天使一臨須跪接，韋勇達，從今不在綠林中。單洪著急心思想，怎可招安順了元？雖則在山多是盜。奈何我罪更難寬。方擒犯眷還猶可，刀劈欽差卻怎般？如若今朝隨眾去，必然一命喪黃泉。消停且待欽差進，仗著我，匹馬單刀鬧一番。再把差官揮兩段，自然寨主不離山。單洪想罷心歡喜，假意低頭忍了言。寨主一觀無不服，登時當殿改衣冠。蘭田寶帶俱除下，金翅龍盔撇半邊。一體衣巾無豔服，大排香案候開宣。長華小姐心悲喜，素服常衣也一般。義妹義兄同等候，半聞傳報接差官。長華勇達前邊跪，山寨群英後面參。五色繡旗分左右，一層香燭供中間。站班頭目端嚴立，伺候嘍囉次第傳。接進欽差饒主事，跪廳宣讀已皆完。三呼萬歲將恩謝，皇甫千金望北參。

啊唷君皇啊！

皇恩自是比天恩，只為朝綱有佞臣。聖旨到山寬罪惡，臣們接詔拜將軍。今當共剿朝鮮國，也不枉，御賜旗標孝女名。皇甫長華言到此，止不住，紛紛珠淚吐悲聲。便邀尹氏夫人出，九叩三參同謝恩。聖旨供於香案上，右先鋒，大排筵席待饒君。

話說韋勇達大排筵席，款待欽差。杯盤已集，便請饒主事坐了首席，自己側席相陪。皇甫長華依舊退歸後寨。餘皆列坐群眾。單洪道：今日欽差下降，待某家獻一大滿杯。

單洪言訖笑盈盈，手執金壺抱酒樽。捧送居中紅錦帳，輕輕屈膝跪塵埃。呼貴客，叫欽差，滿飲瓊漿有幾杯。主事饒公忙攙起，單洪舉盞手高抬。一觀即便擎杯飲，噹啷啷，提出青鋒寶劍來。

啊唷，欽差看劍！

一聲咤咤刺當胸，人似兇神劍似霜。主事饒公顏色變，推開綺席急忙藏。叫聲啊呀吾難保，手掖紅袍繞殿行。頭目單洪提寶劍，緊迫緊趕在當堂。這一個，變顏失色心神亂；那一個，豎目橫眉氣力剛。這一個，亂翻戰靴跨綺席；那一個，飛揚袍袖碎瓊觴。團團繞走銀鑾殿，上下英才著了忙。

啊唷單頭目，爾怎麼樣了！

一聲宣呼喊得高，先鋒勇達怒冲霄。睜鳳眼，皺眉稍，大喝狂呼莫逞豪。天子招安真萬幸，如何提劍與提刀。強徒要害欽差駕，待我來，送爾殘生一命消。勇達言完飛步走，攔腰一把扯絲絛。平空按倒塵埃地，五彩徵靴踏得牢。

啊唷狂夫！如若你害欽差，令我如何降順？

一聲怒罵不遲留，抖擻英風把劍抽。大喝狂夫亡了罷，血淋淋，登時斬下單洪頭。欽差主事驚呆了，半晌方才魂魄收。

啊唷右先鋒，今朝如此施為，不識是何主意？

勇達慌忙跪在埃，口稱天使勿心驚。此人曾把囚車劫，刀劈欽差押解臣。為恐朝廷重治罪，因而此刻肆胡行。匹夫已殺無餘事，再與天差壓壓驚。言罷起來重整席，饒公勉強飲杯巡。酒闌即刻相辭別，不肯安身在綠林。右部先鋒忙送出，回山打點不留停。時當十二初交夏，望日良辰好動身。皇甫夫人同行走，劉家國舅也隨行。商量定當忙收拾，多帛俱皆散眾人。已到臨期十五日，韋先鋒，吹台大起綠林兵。

話說韋勇達十五日起兵，立刻改了大元旗號。就派堂弟勇彪在前開路，義妹長華保著皇甫夫人押後。自己統領著五十位英雄，四五萬人馬，帶了劉奎璧囚車，做了中隊。一聲令下，立時放火燒山，好厲害啊！

吹台山上走紅光，大逞威風分外狂。赤燄冲天崩畫棟，金光卷地斷雕樑。氣蒸潤水泉如沸，光照山雲色變黃。迭迭營門煙霧黑，重重木寨柵欄光。真厲害，果非常，萬丈炎威不可當。頃刻只留山一座，望中就是黑茫茫。欽差日見燒山寨，方始登程入帝邦。勇達一聲傳起馬，滔滔浩浩下東方。但見那，十面旌旗蕩赤雲，九重劍戟點寒光。八方張掛安民榜，十里傳揚大將名。六路軍風威凜凜，五營壯氣勢騰騰。四聲笳角初開帳，三次金鑼乍合兵。兩坐探旗來往報，一群人馬下邊庭。住談勇達興師事，且表徵東大隊兵。

話說王招討帶領十萬人馬直下山東。因思昔人軍口名號，有黑雲、雁子都之稱，就令合部士卒，俱以紅袍罩甲，名曰赤雲都。紅袍兵起赤雲都，萬萬英風蓋世無。自古救兵如救火，催兵大進不遲俄。旌旗招展迷天地，人馬奔騰滿道過。過處地方無攪害，軍民百姓感恩波。行來已至登州地，探馬如飛報若何。

啟招討大元帥得知：孟夏初四日辰牌時候，兵至登州，有守將殷耀先出來候接。

招討王君喜氣高，立傳守將問根苗。朝鮮近日攻城否？防範森嚴必受勞。守將殷公單膝跪，戰兢兢，低頭不敢視英豪。元帥呀，海中冰解戰船開，大眾番兵又殺來。曉曙攻城多緊急，軍兵勞苦費分排。今朝元帥雄師至，百姓軍民可免災。招討一聞如此語，仰天長歎叫傷哉。

啊唷，皇天啊皇天，可憐軍士勤勞，生靈塗炭！

今朝本帥下邊關，不破番邦誓不還。海外風煙吾願走，人間忠孝我當全。朝鮮雖有滔天勢，王少甫，視死如歸報聖皇。元帥鞍上心激切，金盃一挺自開言。

啊殷將軍，爾看我赤雲都氣象何如？